

金

文

最

金文最卷十七目錄

記

兩山行記

元好問

毛氏宗支石記

元好問

尙藥吳辨夫壽冢記

元好問

樊侯壽冢記

元好問

威德院功德記

見文雅

元好問

竹林禪院記

元好問

少林藥局記

元好問

壽聖禪寺功德記

元好問

興福禪院功德記

以上原列卷三十三

元好問

太古觀記

元好問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記

元好問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元好問

紫微觀記

元好問

朝元觀記

見文雅

元好問

清真觀記

元好問

通仙觀記

元好問

遊龍山記

見文雅

麻革

以上原列卷三十四

金文最卷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

記

兩山行記

元好問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邠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子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甯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子來欣然出迎子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元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子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

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  
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  
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  
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  
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  
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甯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  
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  
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  
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眞年八十童  
卯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誌可考山  
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眞人谷行夾道  
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  
半山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  
下繞佩劍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

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略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元載勅天下元元廟有頽毀者在所長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鍊師高敬臣乃其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元元爲祖天長者以允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元馮通元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

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  
仙翁上昇事觀曾有勅書碑唐以後薦經喪亂焚毀略盡獨董記  
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  
遣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  
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  
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蕩樹北  
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  
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蕩池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  
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  
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壘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  
立石爲識凡洗蕩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  
丹鑪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  
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  
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

留跡代州壽甯有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乘引箇碧眼  
奴擔著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  
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  
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立白雲  
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襟書龜鶴齊壽四  
字題云廣甯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  
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髣髴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俗所傳劉翁  
入道詩所謂子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  
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  
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歎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  
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幃  
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福壽  
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  
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韻古澹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旣久

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峯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有聲雲烟草樹濃淡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道山集

### 毛氏宗支石記

元好問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

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  
增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  
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  
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  
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  
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  
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  
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爨君玉  
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增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  
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  
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  
蟠於章邱備歷辛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  
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  
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尙書

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句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摧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廕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尙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選山集

尙藥吳辨夫壽家記

元好問

丁巳秋七月子將西歸尙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予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無庸知試以

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  
而不老者而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迭猶夜之必且寒  
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  
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  
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  
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  
死生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  
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  
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顓  
業方伎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閻與古合悠悠者何足  
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  
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  
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修潔閭里或旬月不

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尙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惇獨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旬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經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塚以某年月成而予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道山集

樊侯壽冢記

元好問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甯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

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懇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略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眾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襪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插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

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甯暫遊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剋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有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遠山集

竹林禪院記

元好問

竹林寺在永甯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旣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泉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廚爲庫廩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魔劫

立莫可梯接僊人諸峯顏行而前如進而待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干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喙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窗夕扉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歎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磐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絕之觀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會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天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激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資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

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仲甯以記請仲甯爲予言廣業專而心通且喜從吾屬遊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遺山集

少林藥局記

元好問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眾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閒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爲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淡靖深而周密又廉於財眾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子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子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

數十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  
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恆至終其身不免爲  
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閒法皆以爲害  
道而不敢爲閒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耳有能了知味因斷疾  
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  
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鼓如傳舍中物而  
不留顧其肯老歲月於參朮閒乎謂之恆則亦不可也不恆不專  
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什一而  
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  
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尅牀而當藤蕪薺芑而亂人參昌  
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  
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  
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  
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

不然若德若淡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淡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鑒觀焉

遺山集

壽聖禪寺功德記

元好問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嘗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稅駕於我可乎予忻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乃大定明堂閒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蛇鼯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

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奩  
中物直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  
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傍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  
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灑掃於此者十寒  
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廩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  
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  
寶可依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  
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  
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壤而金碧奮蟄蟲而  
騫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於我法中塔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  
塵勞破卽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  
闇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願豈以一室  
生白而爲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清昔而崇孝今別爲壽  
聖矣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

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歎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繫吾於是待幸有以贊就之子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子說而子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玉山參枝足清和尙聞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已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遺山集以上原列卷三十三

興福禪院功德記

元好問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郟智進買地於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子居崧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

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通與顯借智進來謁文以記此  
寺經度之始子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  
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  
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子而及之  
謂子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尙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郗  
氏耳子欣焉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閒初無所知名特以  
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閒至今爲崧前名刹境用  
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劫子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  
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  
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乎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爲  
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遺山集

太古觀記

元好問

余眞師郝君初自甯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婿郭長倩  
爲眞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答長倩夫

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  
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  
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元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  
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甯全道太古真人自  
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  
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  
暇也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  
堂庶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厭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  
燕都南歸鍊師館予於慶源道院爲予言冀氏沒矣致力於吾門  
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真道子嘗  
問子之道柰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  
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寂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  
之術者子北渡後從鍊師游旣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  
統以來起於邱劉譚馬諸師而郝君於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

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過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投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遺山集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記

元好問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姊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邱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

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頽弊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而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跬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葺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廡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誘日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厯從事故眾務益辦道場峻潔四眾安穩粥魚齋鼓殷然川谷閒清安遂爲燕北名利恩綸褒異實權輿於此竊惟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閒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

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  
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  
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  
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河法界雖  
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  
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燒者我願爲法城塹有爲  
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所闕者我願爲光明  
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  
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  
厯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  
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  
業之旣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略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  
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

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  
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冊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埃  
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遺山集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元好問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  
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  
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  
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元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  
元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之五帝則  
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元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  
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  
入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元元大  
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元

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罔也按元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尙肯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觀又改爲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掖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敏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逮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沖謂予

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璧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歎子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子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真元節云是元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二三州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子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女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滔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旣眾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

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瀆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履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閒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子所接見者也因爲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瀆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爲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支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里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元

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  
無情兮淡忘歸趣雲裝兮莫子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遺山集

紫微觀記

元好問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卽棄家爲全真師師鄆人  
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邱  
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廩所以  
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  
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  
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  
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  
晉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宸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  
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之  
閒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  
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

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邱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閒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命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何爲者乃

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集

清真觀記

元好問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爲邱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礮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僅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

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者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邱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邱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與定庚辰之兵觀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干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於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商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其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思於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

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  
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司徒  
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  
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  
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  
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嗜  
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邱往赴龍庭之召億  
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  
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  
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銜鋒茹毒遲迴顧盼若  
有物掣之而不得違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  
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  
之後殺心熾然如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  
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元好問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邱阜連屬於華蓋峯爲  
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  
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  
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  
宇廊廡齋廚庫廩以次而具厯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  
郝平陽人澹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  
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  
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用是重  
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  
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  
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  
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  
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兒寂然授老子章句且

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子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胷中甯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幸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眞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象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問答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閒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眞拜跪於齋壇之上曖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元中其始末大略如此其後記云予留於黃屋清虛洞側獲眞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一曰丹華玩其眞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賸淵

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眞皇寶錄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  
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曰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  
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忘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  
氣而有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  
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  
也夫元學之廢久矣惟元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  
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閒事人所共  
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閒乎佺佺之與游憤憤之爲曹未嘗學而  
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  
見耶嗚呼靈都眞境自昔闕衍博大眞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  
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素隱行  
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十四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三

金文最卷十七

金文最卷十八目錄

記序

射虎記

楊奐

裕州防禦使題名記

楊宏道

養浩齋記

楊宏道

秀野園記

楊宏道

北使記

劉祁

遊西山記

劉祁

遊林慮西山記

劉祁

歸潛堂記

劉祁

安濟院鐵牛和尚記

釋紹瞻

嵩頂重修峻極禪院記

釋道琇

千佛寺修多寶佛塔記

釋普覺

重修福昌大殿記

大定二十二年

釋嗣敏

學仙記

邱處機

奉敕祭唐忠武王渾瑊記

偽齊

王蔚

饒益寺藏春塢記

以上原列卷三十五

偽齊

趙忱

北嶽詩序

王易

注解傷寒論序

嚴器之

傷寒明理論序

嚴器之

注解仲景傷寒論序

魏公衡

注解傷寒論序

王緯

注解傷寒論序

王鼎

附廣肘後方序

楊用道

流注指微鍼賦序

閻明廣

流注經絡并榮圖序

閻明廣

傷寒類證序

宋雲公

保命集序

劉完素

素問元機原病式序

劉完素

素問要旨論序

劉完素

傷寒直格序

以上原列卷三十六

失名

金文最卷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序

射虎記

楊奐

吾友隴東康揖來乞射虎記問其故爲郿尉曹侯設也吁人之所欲詳誠吾之所欲略子徒知其去虎之虎焉知其去非虎之虎且多乎哉夫虎之虎殺人也見於跡人猶得而避之其害細所謂非虎之虎殺人也藏於心使人不知其所避狎而就之其害鉅一擾之後無地無之奚獨郿也哉若夫嘯凶嗥醜伏晝神夜禁緩則跳踉勢窮則騰躑者盜虎也氣吞一邑塊視四鄉逞貪婪之欲陷孤羸之利者豪虎也朦昏昧愚誣下罔上掉難折之舌吐無證之詞者訟虎也假威官符擇肉墟落志在攫拏情忘畏惕者此吏虎也爪牙爲名意氣自若倚事以下鄉幸賊以中人者此兵虎也又若鉤距成性擊搏克已據案弄威攘權護失者同僚之虎也公衙

上檄私爭已忿擁妖抱妍醉濃飽鮮者過客之虎也人謂郿有曹侯則盜者遁豪者懾訟者弭吏爲之縮首兵爲之斂迹同寮伏廉而更讓過客憚正而引避綱而舉之其政亦足知矣宜乎邑之民途不掇遺寢不闔戶熙熙然坦坦然各保其性命予以射虎爲勇則漢豈無李廣唐豈無裴公勇於政斯可矣裴李世聞其射而未聞其政如曹侯者可謂兩得之矣然吾不以去虎之虎爲賢而以去非虎之虎爲賢者鄙志實在茲侯諱大中字特正隆安人家世官秩孔臨洮嘗載之皆不書之袖此以歸其告郿人旣去而思當淚吾文元光二年十月初四日紫陽楊奐記

郿州志

裕州防禦使題名記

楊宏道

郡縣廢置視時之重輕本立圖始必選世之望人以培植之戰國時方城重於楚逮漢唐之隆利盡南海其地不過爲四會五達之衝自是而後漸降而爲縣皇朝應運興滅繼絕割淮之南以爲晉故方城稍重於漢唐而爲縣仍舊泰和六年宋繼渝盟沿淮上下

增益屯戍於是改曰裕州置刺史國制刺史職五品受約束於大鎮而不得專是州縣之名雖殊其施爲舉措亦無以大異今主上卽位之四年有司再以爲言乃更刺史爲防禦使首以某官莅之某官嚴幹之名素著於中外故用以培植本根俾後人樂其成而會其實也唐元宗愛鄭虔之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學自君始不亦美乎夫廣文館閒曹也以虔不事事故雖愛其才但以閒曹處之名雖美而實不至豈若裕州防禦使自某官始之爲愈也其山川控帶戶口兵賦刺史題名記備矣此不復云正大五年五月五日淄川楊某

記小亭集

養浩齋記

楊宏道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爲童子師項背微僕布褐委然目赤且溼蒼髯模糊不見頤頤縣人云子安生乾

州居此幾二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日謁  
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  
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  
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爲是名也必求有以副  
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修其天爵不肯枉  
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  
爲行述之以爲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  
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  
制祿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爲制祿而斗米束芻繩之以法舉手  
蹈足輒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  
是晝慙形穢夜慙夢寐飲慙甌盃慙匕箸他日復見子安其形  
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  
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然耶

小亭集

秀野園記

楊宏道

洛南縣治東南五六里陵阜曲接回抱忽斷若門然謂之窄口既  
出便得一川平演肥沃宜菽麥禾麻農家隨山勢散處總名曰章  
谷其間大抵多李氏之田也李氏之先嘗以文無害佐縣治因倍  
徙前世之業而始有僕馬婢妾之奉於是卽其地爲園以充其宴  
賞遊觀之樂取東坡獨樂園詩名之曰秀野引竹園谷蒼龍潭二  
水鑿於其前面池起屋四楹植果樹雜花於其後正大四年六月  
余始來游望之青林蔚然旣至其處怪其蕪穢不治豈以其時賦  
斂方重未暇及此而然耶易卦兌上離下革革者變改之名也上  
六之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李氏名革視其先子益收書誦習  
敬禮士人而有革之道焉傳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曰無友不如  
己者苟是心不替又豈止僕馬婢妾之奉宴賞遊觀之樂如秀野  
而已哉淄川楊某記

小亭集

北使記

劉祁

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廷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謂余曰僕身使萬里五天之西其所游歷甚異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並夏國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百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迄里迄斯乃蠻航里瑰古途焉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卽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辨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紇經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強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次子立因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

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綿夏不雨迨  
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眾其鬚  
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  
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人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  
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食肉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  
其餘不可殫紀其國主闍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  
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窗牖餅器皆  
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泉極廣弓矢車服甲仗器皿甚異甃壁  
爲橋舟如梭然惟桑五穀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  
葡萄爲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蘆美而香其獸則  
駝而孤峯者牛有口脊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野驢有蛇  
四跖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餘禽獸草木魚蟲千態  
萬狀俱非中國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檜  
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幙悉

羊羸也其羸殖於地其倉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閒有髻者並業歌舞音樂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束並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余曰嘻異哉公之行也昔張騫蘇武銜漢命使絕域皆歷年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嘻笑而還氣宇恢然殊不見衰悴憂戚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具乎胸中故踐夷貊閒若不出閨闈然身名偕完森勳當世凜乎眞烈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余樂爲之書以備他日史官采云

游志續編

遊西山記

劉祁

余髫齡閒嘗聞先大夫言龍山之勝甲鄉山時幼未能往其後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爲歎甲午歲還鄆水明年秋八月釋菜於先聖越明日抵友人河陽喬茂松壽卿雲中劉偕德升暨弟郁同遊

初出西城日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  
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視之秋色如畫稍東山之腋見  
厓閒一抹碧尤佳村民曰此麻口也予與二三子杖而詣步漸高  
並路旁水聲鏗鏘股涉水行亂石閒里餘忽見青松綠楊蒼蔚中  
鑿厓而屋旣至有僧居因其坐西軒望平原諸峯橫立南顧永安  
山崕嶺獨雄尊斜日秋煙滉蕩百里追暮留詩而回夜宿李谷遲  
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艱兩崖夾峙峭峻其石皆跨谷縈路詭  
怪若坐臥起立且時聞水聲盤折而上足慄木荒前二三里忽見  
一峯突兀孤高樹色青黃紅紫閒錯晚日映之錦鮮東諸小峯側  
列相附又東一嶺獨嵐翠無日氣真惆悵閒諸人喜快詠詩步益  
健又前數百步峯轉境又佳遂各坐大石直在青檜影中石有苔  
華涵瀆繡文口縷可愛因相與俯視川野倚樹浩歌又前數十步  
忽聞有聲如風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視之乃流水一派  
自山下入絕壑穿林絡石雪練飛口竝聽久前至烈風厓厓險特

蓋兩峯最高蒼藤頽蔓蒙冑下有泉源諸人相謂曰此境絕不可  
不識卽手泉研石各題詩又前數步路益險見西厓閒復有泉出  
流大石上樹影交冑聲鏗鏘微風吹散珠琲四落余曰此石名琴  
泉又賦詩又前幾二三里樹木叢陰中殿閣屹然四五所蓋玉泉  
寺也路側皆暗泉行草閒噫噫如人語言或者披草掀石決其源  
方去旣入寺寺宇歲深且經亂摧毀多廚堂鐘閣雨崩草翳僧寮  
多壞址獨萬聖殿完麗可觀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羅漢像  
數百擊之鏗然亦奇緻晚憩僧舍其舍蓋余兒時從大父避亂所  
居追維舊事爲之惻愴起尋玉泉泉在西南石厓下如井厓閒枝  
溜滴瀝絡莓苔上有古樹覆蔭頗陰前因留題殿壁紀予今昔遊  
諸人亦各詩其後南上祖堂堂絕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  
局東則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閒隱隱有樓觀南則羣山迤邐高  
下淺深異姿秋葉古林色明豔斜陽照灼含紫滿山堂後有徑上  
山巔余縱步獨往逕狹而危捫蘿以前望峯端樹不明度其境必

異銳進百餘步困憊又皆落木梗路遂回然終以爲恨比過法堂  
觀維摩像堂亦傾漏不完天曛入僧舍旣夜月出清寒逼人予與  
諸人散步檐外見峯巒翠樹木陰森禽聲啾啾相應答仰觀星  
斗磊落與人近皎然天地如在玉壺中又相與嘯詠約二更方就  
寢詰旦出戶見白雲縷縷出東山延布南嶺上狀如飛龍蜿蜒山  
中露氣蕭爽回念塵域恍如夢閒利火名膏銷鏤淨盡復往祖堂  
川原浮藹蒼茫城中青煙萬道俄而頽洞瀾漫莫能辨須臾日出  
東嶺紅霞青雲屬聯滿山草木光炯炯叢石峭壁呈奇獻異欲動  
搖如生乃率二三子登北臺臺並絕頂支一峯緣厓百餘步方至  
回觀大山峭拔則蠟然草樹紅碧點綴班駁西顧諸峯如綵樓相  
蔽虧陽光陰氣晦明不一北望平原百里際北嶺外雲中城闕浮  
屠如堆金成渾源源郡及諸村落槃盂羅列田疇若龜甲開張澗  
波數處若缺鏡裂素散擲微雲薄霧乍起乍伏若鮮衣輕袂婆娑  
又相與賦詩賞歎粥餘別寺僧遊龍山路自西南往穿枯木翠蔓

閒里餘過山脊恍然異境也俯視重峯復嶺秋物爛熳且目極皆  
山無平地厓左折徑稍夷厓上多大石或人立或獸呀或禽翔或  
鬼攫森悚可畏前至大森林皆青黃紅紫相間櫛密時時逢怪石  
睨路狀詭異山風颯至葉落如雨觸石覆面濛濛飛嵐走翠隱映  
林影中旋變滅又三四里林窮有平岡數畝可田下有泉北流又  
入林益西三四里大木翳空蔽日樹底有暗泉蒙榛敗葉縈漬微  
有聲厓轉而南忽見龍山寺乾機坤秘駢露疊開四面諸峯如踴  
躍相踈大殿在山腹丹碧傾摧雲堂影室在殿簷西牖亦圯然其  
規制宏且邃依然南俯深澗湖外皆山相聯下有大林杳窅望莫  
澄遂緣石磴上方丈大室三楹極整鮮西有一徑入樹陰中百餘  
步至文殊殿殿在孤峯上號捨身厓神像精緻妙絕遠望千巖萬  
壑絡繹參差樹葉日光爛然五色雖巧筆妙手不能圖且繡蓋其  
雄麗冠龍山關外石如掌平其首巒下窺黝駢無底南則清涼五  
臺厯厯且遙見代郡川西則鄱陽馬邑諸城皆微茫可數諸人歎

息久之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巖下懸柱而修旁觀訝相恐室中  
讀雷少中詩石刻蓋余從大父洺州君所書又有余從父懷遠君  
詩在壁其南境物不減文殊殿斯須過鐘樓出方丈後上萱草坡  
寺僧云每當秋夏交萬花被坡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又  
萱草無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暮不得見緣坡草滑步旋  
顛既上立大木間東望峯巒青秀又南數步至山巔曠蕩開廓千  
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立蓋天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厓中  
又有大石突空出德升獨踞而歛余慄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  
在文殊殿西遊氛颺起疑霹靂在湖底諸人駭焉後問之寺僧乃  
大木落也礚礚移時片雲突涌垂空恐雨作乃下飯餘往西巖巖  
在西方丈西數峯如嶄巖歸崑磊柯相倚仰觀凜凜禪人神下有  
屋三楹幽潔前有大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  
前忽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洶湧上走騰騰然諸人皆在雲  
氣中咫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雲變化半隱晦莫歸方

丈見白雲縹緲如帷幔數十幅自文殊殿東南來奔馬莫能追其  
閒樹彩厓姿披露閃爍怪麗甚山風擺蕩林木駭人若天地轟磕  
開震矣夜宿方丈東軒未寢開門月在空陰氣已開巖巒樹木殿  
閣相映頗悸悚余行吹軒外幾夜半方眠自覺襟懷瀟灑意氣雄  
壯如神仙中人也曉陰復合余獨曳杖復往文殊殿雲光霧色衝  
突勃鬱如元氣中西望川原莽蒼不可見西巖西方丈皆爲烟雨  
晦藏秋風怒號疑鬼神交戰青林紅葉隱映乍有無余歎曰生年  
三十局促城市閒不意今朝見天地偉觀以寒甚不可久留乘雲  
氣而回迨雨止復與諸人往西巖西方丈題詩且談笑良久時日  
已中別寺僧而歸復過雲堂見梁秀巖瑀詩字畫亦美遂由舊路  
東北往林間殘雨滴衣嵐氣煙霏交圭橫鶩皆眷戀不忍去因共  
作龍山詩又恐雨復作仍遲疑忽見平川晴光爛然行至水窟路  
益北一二里出林回望龍山脊巍峻與天角又數十步忽見高厓  
峭壁抉裂分張日光中映如潑黛如按藍厓閒有水中炯然如劍

出匣射日四山樹葉炫人余與二三子健躍歎賞又作詩以紀之自此無深林大木行黃花紅葉中又二三里行甚苦拔援方能進忽見孤峯嵌天峰上磻攢擁牛角口鼻軒軒下一峯腋出如劍諸人不覺失聲稱奇又作詩紀之回顧諸峯千態萬狀不可殫記路益下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浪然其流散漫出山外厓東有神祠祠邊有樹余與二三子憩祠下題詩天已暮月上隨水聲行又里餘方出谷又涉水乘月往咸謀宿野寺中明旦別壽卿余三人者歸渾水嗚呼余生山水間故有樂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居皆通都大邑無山林嘗迫狹不自得今因北歸得遊歷故山可勝快哉況干戈未已棲隱爲上行當結屋山中覽天地變化之機而又讀書足以自娛著書足以自奮浩歌足以自適默坐足以自觀逍遙澗谷傲睨雲林與造化爲徒與烟霞爲友雖飯蔬飲水無蘊於中振迹寬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車大蓋踴躋滿前方爲大丈夫哉因記

游志續編

遊林慮西山記

劉祁

癸卯之冬十月祁自蘇門徙居相臺明年秋八月玉峯魏公自燕  
適趙東干遂登太山拜闕里將北歸過相臺會公謂祁曰吾聞太  
行之秀曰黃華曰淇谷爾其從我一遊乎祁曰諾初出安郡郭西  
四十里渡洹水俗號安陽河夕宿輔山巖邑館翌日同邑中士人  
尊酒坐池上池有數泉驚沸如玻璃盆涌出萬珠柳陰映翳頗瀟  
洒南訪宋韓諫議墳魏公琦父也墳皆老柏參天碑有樓文則富  
鄭公弼撰王岐公珪書皆完具旁有浮屠號孝親院石刻魏公所  
建院規制宏敞往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徜徉竟日遲明西  
上路皆陂陀岡阜閒以樹林行幾四十里過馬店望林慮諸山若  
蟻尖若黃華若天平若淇谷齒立玉峯馬上笑談喜見顏色前涉  
橫水水舊有石橋甚巧麗今圯壞紛然晡至林慮山橫峙天西如  
城壁相銜爭雄角銳潑黛凝靑而高下險夷不一玉峯曰昔人稱  
林慮名山信哉莫會邑中士大夫皆曰游當自黃華始且北而南

可也明日遂出北城邑人張君佩玉偕往西北約三十里入榭林  
林行一二里入谷兩厓夾徑徑並東厓大石鱗差馬足行甚艱下  
皆絕壑瀕洞樹木蒼鬱水聲潺潺使人耳目翛然前觀山勢峭拔  
奇偉不覺失聲歎異又一里餘厓豁地平叢竹如雲竹中堂殿茅  
亭數處乃黃華古禪劑也今爲老氏居道士數輩遂解鞍坐覽樂  
甚殿云石柱刻宋人題名及張相天覺賦高歡避暑宮詩云南北  
紛紛似奕棋高王霸業起偏裨情知騎虎非安計豈是青山避暑  
來音紫因憶王翰林子端遊黃華詩蓋此詩廢已久王詩云王母祠  
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往滿谷西風栗葉黃  
飯餘屏騎乘杖履以西陟小溪行約一二里山益奇巖峯嶄岫回  
互掩映千萬狀不可紀山端有小峯抉出如立指號仙人峯遇佳  
處輒坐樹下石聽流泉漱玉鳥語應人回視向來塵土中便如隔  
世又前數武地平可耕厓腋有草庵且攔籬種菜芋亦道士舍西  
上路浸高又二里餘涉峻阪號公主關有厓號梳妝樓意其爲前

代帝子游衍迹漢武帝女弟封隆慮公主豈此耶阪皆巨石爲堡  
砦摧裂無蹊徑捫蘿以登又里餘路窮大巖合若環屏障稍南孤  
峯削成拔地劃出號挂鏡臺臺西樹林閒望見山脊玉龍蜿蜒下  
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泉也相與暗吐因列坐臺趾方石縱觀蓋  
泉自石門而下初勢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詭異其始來也如飄  
風扇雪瀾漫一天少焉如驟雨落雲淋漓萬壑或如飛竦千尺騰  
挪不收又如珠簾百幅聯翩下墜乍散乍聚乍緩乍急乍去乍來  
乍鉅乍細霏微滴瀝濺面洒肌浩蕩鏗錙驚心動魄可以起壯志  
可以醒醉魂可以洗塵紛可以平宿憤亦天下偉觀也下瀦爲潭  
口法湛碧水瑩鏡明向之水聲皆其流派迨出山而狀不知其所  
往此又異也步至巖東北有大龕如列屋可坐數十人尋繹昔人  
題名在龕壁玉峯健歎以爲東遊未嘗見此移時緬懷趙武靈王  
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教百姓以強其國亦一時雄傑  
張君曰泉之上有路坦平直抵天平望絕壁有石竅曰青龍洞尾

蓋門在太平也其中闢黝多水東北有高歡避暑宮殿址尙存且有神以路絕不能到又曰高歡葬此山石巖中鐵索紉其棺嘗有人見之祁舊讀司馬氏通鑑云高歡薨虛葬漳水西潛鑿成安鼓山爲穴約其柩而塞之蓋距此不遠與所傳小異張又言此山佳處甚多惜不能遍歷日斜由舊路而東石壁而堂石像浮圖精緻行三四里路忽分張云由東而往殊勝厓轉三潭灑出大石間相通號疊研皆流泉所瀦細流布石上縈紆明徹潭水口黝碧云有蛟龍居其坐潭側嘯詠仰山俯泉極快愜南有古祠破裂號王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於此號仙人冢土人祠以祈福祠前大木九今餘一焉趙濛嚴光弼來遊趙鎮侍行蓋宋宣和閒人也字畫不凡東有龍祠頗整完中有石刻紀異南則地復曠闕行荒榛蔓草中里餘復抵寺舍會日已暮騎出山顧念勝遊如在天上歸而寢不寐明發邑中士大夫讌集作一日留會姚公茂諸君南來相約同遊淇谷日昃出南城三十里入榭林林比黃華頗

大林行四五里入山路比黃華頗夷谷亦曠樹木繁鉅水聲比黃華差小渡溪至寶巖寺寺在竹閒舊有名剞冠一方遭亂惟二浮圖在大殿經閣址宛然新構功未畢其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記之碑陰刻劉治中濤詩濤亦閩人東北石厓號戒猴洞洞中浮屠石像及諸佛經刻在石起高齋峯端有檐薨隱隱號金門寺云有僧居路險林深遊者罕到會坐西軒軒外竹成林流泉琅琅踰軒入竹如簷溜聲不絕東南山缺瞰川原雖峭密不及黃華而宏邃有過之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燒旦入浴神體爽繼飯餘讀張天覺聖鐙圖記及邊德舉寺碑文頃之復杖履而上厓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潺鳴玉跳珠水流石閒娟娟溪月冷泠溪風風吟松梢月湛林中欲醉而歌既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充相人辭清婉字畫亦道逸可愛卽其坐賦詩起而前山特變化出奇林益深密時時竝立從容霜已降樹林有改色者於青翠中

閒見紅葉如春華又清泉白石舉步如圖畫天風雜至樹聲與泉  
聲如笙竽環珮交鳴又若琴瑟未終鐘鼓迭起日光下遶林陰蘿  
陰玲瓏斑駁龍蛇隸篆交余數人者坐其閒談道論文自謂雖此  
世搶攘爾口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窮巖合勢如黃華山巖巖飛  
瀑下流亦如黃華水疑樓閣刻畫削蠟截金水則絡繹縈綿千絲  
萬絡乃其坐泉閒容與天晴月明映玩逾佳珠網玉旒搖動半天  
外晶瑩閃爍姿態橫生濺雪跳冰潭面蜂起又相與賦詩道其事  
巖下多大石細流穿石罅金鐵聲舊有亭號知勝王子端作記今  
無餘迹歸途題大石龕晚出山與公茂諸君別第以不到天平爲  
恨還宿林慮雨留三日九月朔霽還相臺越重九之明日東北行  
四十里宿鄰鎮鎮古鄴地有曹魏所口銅雀金虎冰井二臺故基  
莫登臺置酒西望太行所謂黃華襍谷皆隱約可辨漳水西來如  
劍如練絡北臺而東蓋河朔勝處也且其地南控大河西連上黨  
東扼齊魏北角燕趙實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

所以多憑依又見古城隱嶙豕纍纍相望傷時弔古良用慨然徒倚至醺宿南臺道士舍曉渡漳水別玉峯南歸後月餘玉峯書來云爾當爲子記之乃援筆識其始末祁居代北鄉中名山已歷遊嘗謂太行魁天下山富奇麗志欲一覽然非偕鉅公偉人不足稱山之雄玉峯祁姑之夫也高名大節一世所推乃今邂逅得從之遊誠遂所願方將偕此過蘇門扣百巖訪盤谷登天壇西遊河汾觀砥柱上中條覽太華入秦中以迄天下形勝已與公有成約會當治行嗟乎世之人皆馳驅智力以金帛車騎相夸豪而吾儕獨玩心泉石放浪於寂寞之境要之各有樂未可以爲彼是此非至於後世又不知其孰得失況古之聖賢莫不樂山樂水若夫究地理考土風辨古今識草木皆不可謂無益於學姑從所好以畢餘生或有笑其迂僻者亦不得而辭也乙卯春正月之望謹記

續編

劉子朔方人生於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髻從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爲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爲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庭而絀於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爲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亦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爲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北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巖吾祖舊游東爲柏山代北名剎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靄千態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窗戶閒門前流水數枝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

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  
嘯歌起望山光臥味道腴爲終日樂雖敝衣惡食不知也閒嘗自  
念幸生而爲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脩身治國平天下窮  
理盡性至於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  
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  
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爲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  
潛且以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  
亂世正英雄奮發之秋大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爲諸侯下而  
可以附雄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羈其  
王致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效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  
千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爲棄物於一時  
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燄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噫若亦不聞君  
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爲固失其時而  
強進爲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夫外也吾平生苦學

豈將徒老焉願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羅蹇難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邱墓果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旣去遂書於堂以記之且歌曰

南山漠漠兮渾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日皦以如霜兕豹踞伏兮鸞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蹇蹇騁夫先路荆榛蒼以蒙達兮野縱橫其豺虎矧余志之負迂兮子罕罕而疇伍歸與歸與其潛於南山之下又歌曰

潛於農摯之侶兮潛於漁望之徒兮願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於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爲娛兮嘻

澤源州志

安濟院鐵牛和尙記

釋紹贍

壯哉河閒地接秦甸黃流洋洋車馬憧憧以濟以通浮梁是賴有

唐開元十二年始鑄鐵爲牛其數有八置河兩岸以維巨絙爲梁之綱宋嘉祐八年秋黃河水大漲隄防弗禦西岸之四皆沈於水梁則隨壞使濟者有舟楫之勞眞定府西禪院僧諱懷炳素號智巧都水使者薦之於朝有旨令蒲取前沈水之牛炳公乃輦石駕舟自沒於水得牛所在以長繩繫之增石轉機已出其三邦人有輕浮者流言謂其甚易乃止其一得牛而梁復成以至於今紹瞻自爲兒童知蒲有鐵牛近歲來遊方得見之考諸圖史事跡若此旣入安濟院正位中楹螻塔存焉主僧全公曰塔有我祖師炳公遺身視之左脅累足而臥宛然若生又曰師之事跡圖史載之未備我嘗聞諸耆舊云當是役也有善泗者十人佐助其役師每書土字於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步平地視聽亦了然工不告勞卒至成辦十人者皆被恩剃度爲師後建是院得錫今額師亡塔葬薦經兵亂院塔廢絕師暴露風日歲久會無一髮之損事定我新院塔然塔尙無文字以紀仁嘗游戲翰墨請當之弗讓紹瞻曰

惟世學道者當得其緒餘炳公能取萬鈞頑鐵於洪波之下其智力耶通力耶固不可以知也豈所謂得其緒餘者哉紹瞻不敏姑以昔所聞今所見并全公所說聊綴緝之以塞全公之請亦備後世續史者之采摭云

蒲州志

嵩頂重修峻極禪院記

釋道琇

二曜當天逐干波而肆影一眞澄湛應萬彙以分形悲則不隨涅槃智則不隨月海緣會也嵐園示跡緣散也雙樹潛輝隱之則三界瞋矇顯之則十分洞曉興之則福田茂盛建之則列剎交光非小智之所爲誠大雄而可爾嵩高絕頂者得中原之最勝也可謂三峰插漢五岳居中端雲罩頂偏招賢愚潛居露瑣青松時有高入隱道法華巖畔珪師開甘露之門峽吼峯前天后立聖神之銘雲生西嶺點破太虛月照東山曜開禪自由是一毛孔內千里仍觀萬象頭中百通一致梵剎靈祠開列二諦交參儼宮紫府雲排清虛一味風聲谷響談不二圓音碧綠青黃現色身三昧勿謂五

峯巖麗鷲嶺超奇顧此嵩峯斯爲上矣峻極禪院者古昔周晉之  
間所建也時號天成有僧安禪師自金陵來駐足名峯潛神斯地  
禪師四儀庠序一志孤高禪月輝輝照破羣生暗願心珠朗朗明  
開向上機關當知覺樹花開乾坤洞曉優曇綻遠邇聞香未逾  
數祀感文殊降跡遂修殿一所後至天福年中乃蒙賜額峻極禪  
院次第經久頗有墜壞又至宋來王貴妃自備俸錢重修大殿繼  
遭兵革廢蕩罄無迄至於今荒殘甚矣今有忠公禪師者乃關中  
京兆人也雲門後裔五乳嫡孫師自從幼歲不濫俗流一志空門  
堅求出离改元大定落髮披緇員鉢攜筇恭參知識禪林徧訪處  
處投機後至口海因緣相會可謂赫日當天難藏瑩彩明珠出海  
詎掩光輝時遇州主刺史率眾官宰及諸僧請住靈泉師既事不  
獲已不免依從自此鉗鎚密用與禪人拔鏹抽釘法網鋪舒於苦  
海撈龍打鳳次後三住大刹四眾依棲自覺緣會緣離古今常爾  
遂將衣盂罄捨獨步嵩峯晦跡韜光棲神數載爲見聖基殘毀歎

而可傷纔興一念之心四遠檀那悉委助工助錢有若雲臻供利  
供財還同雨至門徒來往不憚崎嶇衲子參求曷辭險阻未逾周  
歲院宇重新結制安居家風似舊莫不是孤峯頂上餠餅重香古  
剎頽基寒灰再焰將此大業欲示未來宜在刻石可傳永久囑子  
爲記非敢固辭不揆荒才聊申歲月耳

嵩書

千佛寺修多寶佛塔記

釋普覺

莘縣清涼境賜紫衣沙門清慶誓處一室持經萬部至皇統九年  
課僅六萬軸深慮殘年懼難刻遂疑思不已於是歲十二月十二  
日午時讀法華俛爾舍利從經湧出光若勁筋洞照射目不覺哀  
傷無由自勝即時請法師就經寮所求懺教誠自後益增詞辨教  
經畢將所誦經記卷錢親手裁結盡作幡幢或大或小或方或  
圓如花木寶塔形像施諸善者助作饒蓋聞多寶佛塔興也齋手  
幡一十六首懸供塔下特奉感應舍利葬五級上夙興夜寐祈應  
成功覬一瞻一禮歷揭石而福水無窮若見若聞等空界而慧燈

無盡或讚或毀俱脫煩勞有識有心同圓種智

朝城縣志

重修福昌大殿記

大定二十二年

釋嗣敏

夫王道正外戶不扃德在股肱佛道備萬法總持功歸大士法無廢興宏之由人當土崩瓦解之際修純紺寶光之殿誠謂難之又難苟非內護闍黎教門真子其孰能與於此焉河南洛川永甯縣官道北一里餘鳳翼山腳有古寺一所首基故唐上方香積院高閣層樓仰眺女几萬峯俯視清流一水松柏藹蔚乃昔賢君子祈福燕昭之處更涉五代存而不毀亦有神人密佑暨至有宋僧眾廟庶榮曜尤甚五院星攢良工鬪巧獨一佛殿狹小無人歸敬又遭兵火焚毀盡矣有本寺竹林院主沙門諱福照俗姓張本縣人天性貞質好義多仁順世和光雖不學爲累有行豐之節操無宗美之權依大器晚成亦浮屠氏之出類者乎尊殿未立照公喟然歎曰大雄三界法主化身百億人師大廈弗成信奚歸向豈免異人譏誚顯釋子之中無志人也遂發移山煮石之確誓運起進修

不退之堅心捐生平積蓄之資金化人之難取之喬木搜尋郢匠  
擇選班公計日剋時猶集蜂聚蟻始功助役人皆樂爲爰自貞元  
元年內下手治基適遇寇盜撓攘或散或聚積留二十餘年所費  
極多厥工莫就譬抱石攻玉時之未也賴我梁朝聖化海內乂安  
建荆度僧重光佛日照酬宿願再啟丹誠夜然海岸之香遍禮十  
方諸佛冀垂加護遠離魔障罄力經營至正隆六年土庶慶來役  
夫辭去靡不稱奇頂禮歎曰善哉大殿已成存亡有託徘徊轉角  
五間六椽戶牖門窗悉皆周備合規合矩不華不野口口琉璃覆  
蓋其上與天同色人閒少有後雖有作者除國力外誠無過此斯  
則照公堅確洞貫金石心願攸感得圓宿志歲當丁亥月律無射  
潛溪比丘法潤持狀而來委余作誌頌實余年老朽不能序事清  
潤直書梗概忝紀歲月云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奉親禪院嗣敏  
撰永甯縣志

學仙記

邱處機

夫脩身之道抑亦多門未遇明師率難洞曉世傳功法者或存神  
注想搖筋擺髓呼吸吞吐霞服氣殊不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門無旁四達皇皇若有所在卽有所不在若無所在卽無所不  
在耳復有論五行八卦相生相剋染鬚膏面飲酒食肉不知得道  
之士面垢頭蓬心灰形槁內全性命外逆人情蓋經言眞道養神  
而僞道養形者也又有鑪火門庭以燒煉爲事多講藥材少論陰  
德積年有費沒齒無成不知了悟心地者出神入夢脫殼登仙世  
皆有之悉是虛空點化非凡師所度復有旁通技術欲療飢寒巧  
詐是生欺慢是作不知悟道者黜聰明絕聖智返純朴與萬物無  
私乞化爲上耳夫巧詐欺慢卽業根深重業深不盡道可冀耶又  
有房中探戰之術耗精亂神敗德惑眾名標鬼錄跡墮鄴都經言  
長生至慎房中急胡爲死作令神泣世人恣情貪欲者身雖未死  
而神已泣矣中牟白沙鎮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  
乃殺爾處此乃至言也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蓋清靜則

氣和氣和則神住神住則是修仙之本本立而道生矣此爲內功亦假外行仙道貴實人情貴華仙道人情直相反耳諸惡可戒諸善可修萬行周圓一身清潔終身無效不生退怠抱道而亡不虧志節大抵外修福行內固精神由外功深則仙階可進洞府可遊矣古今成道者皆福慧相須慧爲燈火福爲油燈火無油則不明慧性無福則不住故達士甯損其身不損其福世之人雖天姿明敏學海汪洋若福行未加則終不能道元之妙古今得道聖賢道通爲一福則有異外功大者仙位之高外行卑者階居其下所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軒轅久居天上因議大行落在人間先世爲民再世爲臣三世爲君濟物利生功成乃仙去耳至於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爲主者悉是在世有功之人

大定初年之間隴州一官族李元通安貧樂道一日自言爲吳山縣土地又解州平陸縣李德和與眾結靈寶會祭孤魂類有善功

忽夜夢青衣自空而降齋天書開示曰授中條土地李公曰一生好道不得一下仙而止授此職耶仙童曰三載秩滿別升福地仙官耳隴州海陽縣張三郎死而復生爲吳山縣翟家男稍能卽說張家事張卽求之暫還旣見家中老下之莫差張埋錢一窖會無知者直指其處又言宿世曾爲一雀觸網而死再世爲犬齧麩爲一婦刀斫死三世爲羊爲長子宰之祭神四世爲翟家子翟貧張富翟嘗借九兩絲於張氏旣還而未勾其厯張使重還由此償宿債又磁州道者李道明旅寄沂水縣諸英村庵舍當出家之始落魄不羈沈湎杯酒忽夜夢人追往官府庭列數具鐵枷有孔無縫前一人跪鞠使吐吏枷之左右乃搓首長細僅入枷孔復以手接圓大枷不可脫李拜跪哀訴無罪鞠使言汝旣修行尙爾縱欲耽行乎遂釋之出門卽化爲鳶飛翔於海顧盼哀感曰胡爲乎化此類耶天長海闊力困而下墮於水上颯然驚悟汗流遍體然則人之爲異類異類之爲人或神有此明而物有此化故非偶然而然

也蓋行業之善惡所致耳此乃目擊之事也經言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既爲人而生中國又逢正法尙千萬人中無一二歸依向慕者况蠻夷外國道化不行者乎

羣仙要語

奉敕祭唐忠武王渾瑊記

僞齊王 蔚

唐將咸甯郡渾王在德宗朝爲時名臣履折衝之任禦侮定亂休功偉蹟著在信史貞元中繇樓煩郡王徙封咸甯追諡忠武後世興建祠宇血食茲土從本封也丹陽之民蒙賴德澤凡有所禱應若影響阜昌乙卯歲自春徂夏久旱不雨民心皇皇郡刺史躬率吏民敬謁祠下屢獲嘉應前此以守臣有請雖錫眞封然止因舊諡未足以稱褒崇之意仍以封號犯徽祖廟諱抗章有請乞別加美號以答神休九月辛卯天子遣使者頒尺一詔書齋御香祝版太常定儀式以祀社稷禮遣守臣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權知丹州軍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農事劉議敕祭祠下是日也秋高氣爽祥烟瑞靄飛浮棟宇巖谷生光士民口口神人交慶咸

以謂自貞元迄今寥寥數百年神之功烈被民垂光後世薦被褒嘉實一時之盛事而聖天子不以疏遠爲閒嘉良吏二千石愛民之意特垂聽納如與輔相近臣都俞於一堂之上以成康濟之功盛美流口口口歆羨莫不歎服而仰慕豈不韙歟阜昌七年正月初四日奉議郎權丹州軍事推官臣王蔚謹記

金石萃編

饒益寺藏春塢記

偽齊趙 忬

左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木蒼鬱小徑縈紆約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饒益乃陝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莫不稅駕投憩於此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不可勝數前後寺僧慮歲漫滅悉勒之於石寺遭兵火焚毀殆盡如前人石刻往往埋沒於頽垣遺基之下忬承乏命領鎮事至此恨不及見饒益全盛之時實爲不足每暇日命僮僕事鋸築搜扶於荆榛瓦礫之間雖獲名公大臣行記詩刻例皆斷折訛缺讀之令人悲惋卽其稍完者萃

而置之於藏春塢壁龔後之游觀者興葺之不替然周覽環視必思其人焉時阜昌癸丑九月初一日東萊新市監趙忭謹記

縣志

以上原列卷三十五

序

北嶽詩序

王易

方岳祀事肇見有虞氏之典加隆於周官之書而盡美於本朝其位號盡爵秩儀物盡度數佩服章采睟穆嚴肅以盡其容廟居體樞傲於宮城以盡壯麗所屬長守夙興朝服奉甲令日謁於庭稽首興頰罔敢弗虔以盡厥職歲時祝冊又自中出皆天子署名於上界郡守奉策節事而水旱禱禳又躬遣近侍拜而受祝既盡所以禮神祇之道而廟有圯缺得貿幣獻以營理之務崇弗庫以符詔旨有事上帝肆眚下國皆飭郡守加飾祠宮而又嶽在稱首嗚呼殆可謂盡美無以復加矣方春始和庶民來祀所田答蠻巫覲牲牽相望於道羣千聚百跨越千里不約而會於祠下者日以億

計蠲潔齋敬務極誠悃牲脰酎醇務極豐好富人巨室則極難得  
之貨幻技瑰詭又極平生之術冕章緝履名馬金玉奇禽異獸又  
極耳目之玩而詞殆不能記也簫鼓隱春雷之聲族談擬浙江之  
壽牲牢多於燕郡之牧薌燎鬱於岱山之雲馨臙雜觸肩迹相軋  
譁囂紛錯師曠失其聰離婁失其明總率失其費巧厯失其智而  
十三歸於有司受藏廟中又以其半輸爲燕饗之用嗚呼可謂甚  
盛無以復加矣是宜神君邃嚴庭壇爽塏以稱盛美之盡恭惟安  
天元聖帝祠曲陽隸定武相望一驛不當孔道凡詔使連帥將命  
閒一來禮成輒去不一一問其弊邑令謹庶職不遑凡自舉制度  
故祠官略備而不大稱帝者之居殿之南榮褊迫不可周旋每牲  
祭盛時人相蹙壓體薦登籍距坐纒咫尺爾臭腥酷烈潔人掩鼻  
况煌煌仙聖與天爲徒肯復顧享帝意所藐視山川百靈罔敢錫  
祐故曠滂迭興公私告病蓋有官守者如前而在下者總性命終  
則飲福受胙以歸口口暮閨無復廣斥意紹聖丁丑歲臣君壽令

曲陽琢頑，輒枉百廢，維新睠茲南嚮，弗崇弗虔，弗稱明天子敬神恤民之意，亦失余爲令之職。乃度址庀具，以侈欄楯，增衡表，有奇縱高俾，若干殿兩翼，備極華明。石楹鏤蛟，金甲玉爪，蜿蜒攫擎鬚鬣，欲奮櫨櫂，椽桷窮輪奐之美，丹雘之施，焉是役也。幽以妥神，靈明以壯觀，瞻上以體天子崇奉之意，下以便愚民祈禱之私。工成執事者來請曰：願得數言，泐石以垂永久。子因爲之詩而復總其事而序之。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注解傷寒論序

嚴器之

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於世矣。醫之道，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與經方繼而伊尹以元聖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疢咸遂，獨除使萬代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藥爲傷寒卒病論十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敘，得爲完帙。昔人以仲景方一部爲眾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

有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蹟究後雖有學者又各自名家未見發明僕忝醫業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書五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平堂然未入於室常爲之歉然昨天眷閒西樓邂逅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而又有家學注成傷寒論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之內分析異同彰明隱奧調陳脈理區別陰陽使表裏以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後通明名號之由彰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精制用之斯見別氣味之所宜明補瀉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牽眾說方法之辨莫不允當實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仲景之深意者也昔所謂歉然者今悉達其奧矣親覲其書誠難默默不揆荒蕪聊序其略時皇統甲子歲中秋日洛陽嚴器之序

傷寒論

影金鈔成無已注解

# 傷寒明理論序

嚴器之

余嘗思歷代明醫迴骸起死祛邪愈疾非曰生而知之必也祖述前聖之經才高識妙探微索隱研究義理得其旨趣故無施而不可且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或死或愈止於六七日之間十日以上故漢張長沙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撰爲傷寒論一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爲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然自漢逮今千有餘年惟王叔和得其旨趣後人皆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前少於註釋闕於講義自宋以來名醫間有著述者如龐安常作卒病論朱肱作活人書韓祗和作微旨王實作證治雖皆互有闡明之義然而未能盡張長沙之深意聊攝成公家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該博誤述傷寒義皆前人未經道者指在定體分形析證若同而異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釋戰慄有內外之診論煩躁有陰陽之別讖語鄭聲令虛實之灼知四逆與厥使淺深之類明始於發熱終於勞復凡五十篇目之曰明理論所謂真得長沙公之旨趣也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症而別其

病胷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余家醫業五十載究旨窮經自幼迄老凡古今醫書無不涉獵觀此書義理燦然不能默歎因序其略歲在壬戌八月望日錦岍山巖器之序

傷寒明理論

注解仲景傷寒論序

魏公衡

張仲景所著傷寒論聊攝成無已爲之注解言意簡詣援引有據直本仲景之旨多所發明非醫家餘書傳釋比未及刊行而成君不幸去世此書開關流離積有歲年竟自致於退翁先生若成君之靈婉轉授手然退翁旣愛重其書且憤舊注之淺陋蕪駁也遽欲大傳於世願其力有所不贍又不忍付非其人苟以利爲也每用歎悵事與願違俯仰逾紀近因感念慨然謂所知曰吾年逾從心後期難必誠恐一旦不諱因循失墜使成公之志湮沒不伸吾亦抱恨泉壤矣遂斷意力爲之經營購募有所不避歲律迄周功始克究嘻是書之成也成君得所附託退翁私願獲畢相與不朽矣此其所以屬子爲序歟不然則退翁清節素著其筆耕餘地足

樂終身豈以遲暮之年遑遑然爲庶人計哉退翁道號也姓王名鼎字大來詩筆之妙莫不推仰至於內行過人世未必盡知也大定壬辰重陽日承議郎行澠池令魏公衡序

傷寒論

影金鈔成無已注解

注解傷寒論序

王緯

古有言曰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傷寒之書莫出於仲景蓋仲景之書意深理奧非夫明經絡曉運氣達藥性於運氣之用者則莫得而擬議也如晉之王叔和止銓次而已唐之孫思邈亦間或引用而必欲尋其發明之意皆不可得矣又如宋謝復古之注則疑信未明朱奉議之集則簡略不備今者聊攝成無已先生注解內則明人之經絡外則合天之運氣中間說藥之性味深造運氣之用錯而綜之以釋其經由是仲景之意較然大著噫若先生早生於世豈特使向之注集者闕筆抑亦使病者不致橫夭百數年間可勝紀哉今此書旣已鏤版好事君子宜探其命工刊行之本意

爲無忽爲幸大定壬辰九月望日武安布衣王緯序

影金鈔成無

已注解傷寒論

注解傷寒論序

王鼎

此書乃前宋國醫成公無已注解四十餘年方成所謂萬全之書也後爲權貴挈居臨潢時已九十餘歲矣僕曩緣訪尋舍弟親到臨潢寄迹鮑子口大夫書房百有餘日目擊公治病百無一失僕嘗求此書公云未經進不能傳既歸又十七年一鄉人自臨潢遇恩放還首遺此書不覺驚歎復自念平日守一小學於世無毫髮補欲力自刊行竟不能就今則年逾從心晚景無多兼公別有明理論一編十五年前已爲邢臺好事者鏤版流傳於世獨此書沈墮未出僕是以日夜如負芒刺會息不遑遂於辛卯冬出謁故人以干所費一出而就何其幸也或曰非子之幸世之幸也醫者得以爲矜式好事君子得之亦可與醫家商略使病人不伏枕而愈乃此書駕說難素之功也於書豈小補哉大定壬辰下元日冥飛

退翁王鼎後序

影金鈔成無已注解傷寒論

附廣肘後方序

楊用道

昔伊尹著湯液之論周公設醫師之屬皆所以拯救民疾俾得以全生而盡年也然則古之賢臣愛其君以及其民者蓋非特生者遂之而已人有疾病坐視其危苦而無以救藥之亦其心有所不忍也仰惟國家受天成命統一四海主上以仁覆天下輕稅損役約法省刑蠲積負柔遠服專務以德養民故人臣奉承於下亦莫不以體國愛民爲心惟政府內外宗公協同輔翼以其固天保無疆之業其心則又甚焉於斯時也蓋民罹兵火獲見太平邊境甯而盜賊息矣則人無死於鋒鏑之慮刑罰清而犴狴空矣則人無死於桎梏之憂年穀豐而畜積富矣則人無死於溝壑之患其所可虞者獨民之有疾病天傷而已思亦有以救之其不在於方書矣乎然方之行於世者多矣大編廣集奇藥羣品自名醫貴胄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況可以施於民庶哉於是行省乃得乾統閒

所刊肘後方善本卽葛洪所謂皆單行徑易約而已驗籬陌之間  
顧盼皆藥家有此方可不用醫者也其書經陶隱居增修而益完  
矣旣又得唐慎微證類本草其所附方皆治見精取切於救治而  
卷帙尤爲繁重且方隨藥著檢用卒難乃復摘錄其方分以類例  
而附於肘後隨證之下目之曰附廣肘後方下監俾更加雋次且  
爲之序而刊行之方雖簡要而該病則眾藥多易求而論效則遠  
將使家自能醫人無天橫以溥濟斯民於仁壽之域以上廣國家  
博施愛物之德其爲利豈小補哉皇統四年十月戊子儒林郎汴  
京國子監博士楊用道序

肘後備急方

流注指微鍼賦序

闡明廣

竊以幼習醫業好讀難素辨理精微妙門隱奧古今所難而不易  
也是以鍼刺之理尤爲難解是以博而寡效勞而少功窮而通之  
積有萬端之廣近世指病真刺不務法者多矣近有南唐何公務  
法上古撰指微論三卷探經絡之原蹟鍼刺之理明榮衛之清濁

別孔穴之部分然未廣傳於世又近於貞元癸酉年聞收何公所  
作指微鍼賦一道敘其首云皆按指微論中之妙理先賢秘隱之  
樞機復增多事凡一百餘門悉便於討閱者也非得難素不傳之  
妙孰能至此哉廣不度荒拙隨其意韻輒伸短說採摭羣經爲之  
注解廣今復採難素遺文賈氏并榮六十首法布經絡往還附鍼  
刺孔穴部分欽括圖形集成一義名之曰流注經絡并榮圖歌訣  
續於賦後非顯不肖之狂述故明何氏之用心致念於人也自慙  
未備其善更俟明者仍懇續焉常山閻明廣序

鍼灸四書

流注經絡并榮圖序

閻明廣

夫流注者爲刺法之深源作鍼術之大要是故流者行也注者住  
也蓋流者要知經脈之流行也注者謂十二經脈各至本時皆有  
虛實邪正之氣注於所括之穴也夫得時謂之開失時謂之闔夫  
開者鍼之必除其病闔者刺之難愈其疾可不明茲二者況於經  
氣內于五藏外應支節鍼刺之道經脈爲始若識經脈則知行氣

部分脈之短長血氣多少行之逆順祛逐有過補虛瀉實則萬舉萬痊若夫經脈之源而不知邪氣所在而不辨往往病在陽明反攻少陰疾在厥陰卻和太陽遂致賊邪未除本氣受弊以此推之經脈之理不可不通也昔聖人深慮此者恐後人勞而少功也廣因閒暇之際爰取前經以披舊典緣何摘葉採摭精華以明流注之幽微庶免討尋之倦怠不揣荒拙列圖於後凡我同聲之者見其違闕改而正之不亦宜乎

鍼灸四書

傷寒類證序

宋雲公

竊聞天地師道以覆載聖人立醫以濟物道德醫藥皆源於一醫不通道無以知造物之機道不通醫無以盡養生之理然欲學此道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則格物物格則學專學雖專也必得師匠則可入其門矣更能敏惠愛物公正無私方合其道夫掌命之職其大矣哉且聖智元遠自有樞要強欲穿鑿徒勞皓首僕於常山醫流張道人處密受通元類證乃仲景之鈐法也彼得之異人而

世未有本切念仲景之書隱奧難見雖有上士所見博達奈以一心日應眾病萬一差誤豈不憂哉今則此書總其微言宗爲直說使難見之文明於掌上故曰舉一綱而萬目張標一言而眾理顯若得是書以補廢志其濟於人也不亦深乎故命工開版庶傳永久皆大定癸未九月望日河內宋雲公述

傷寒類證

保命集序

劉完素

夫醫道者以濟世爲良以愈疾爲善蓋濟世者憑乎術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與術悉出內經之元機此經固不可力而求智而得也况軒岐問答理非造次奧藏金丹寶典深隱生死元文爲修行之徑路作達道之天梯得其理者用如神聖失其理者似隔水山其法元妙其功深固非小智所能窺測也若不訪求師範而自生穿鑿者徒勞皓首耳余二十有五志在內經日夜不輟殆至六旬得遇天人授飲美酒若椽斗許面赤若醉一醒之後目至心靈大有開悟衍其功療左右逢原百發百中今見世醫多賴祖名倚約

舊方恥問不學特無更新之法縱聞善說反怒爲非嗚呼患者遇此之徒十誤八九豈念人命死而不復者哉仁者鑒之可不痛歎以此觀之是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況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故經曰亢則害承迺制謂已亢極反似勝已之化俗流未知故認似作是以陽爲陰失其本意經所謂誅罰無過命曰大惑醫徒執迷反肆傍識縱用獲效終無了然之語其道難與語哉僕見如斯首述元機刊行於世者已有宣明等三書革庸醫之鄙陋正俗論之舛訛宣揚古聖之法則普救後人之生命今將余三十年閒信如心手親用若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比物立象直明眞理治法方論裁成三卷三十二論目之曰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此集非崖略之說蓋得軒岐要妙之旨故用之以濟人命捨之無以活人生得乎心髓秘之篋笥不敢輕以示人非絕仁人之心蓋聖人之法不遇當人未易授爾後之明者當自傳焉時大定丙午閏七月中元日河閒劉完素守眞述

素問元機原病式序

劉完素

夫醫教者源自伏羲流於神農注於黃帝行於萬世合於無窮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蓋五典者三墳之末也非無大道但專明治世之道三墳者五典之本也非無常道但以大綱爲體常道爲用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元機奧妙聖意幽微浩浩乎不可測使之習者雖賢智明哲之士亦非輕易可得而悟矣洎乎周代老氏以精大道專爲道教孔子以精常道專爲儒教由是儒道二門之教著矣歸其祖則三墳之教一焉儒道二教之書比之三墳之經則言象義理昭然可據而各得其一意也故諸子百家多爲著述所宗之者庶博知焉嗚呼余之醫家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餘年漢末之魏有南陽太守張機仲景恤於生民多被傷寒之疾損害橫天因而輒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然雖所論未

備諸病仍爲道要若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且所述者眾所習者多故自仲景至今甫僅千歲凡著述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文亦元奧以致今之學者尙爲難焉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況仲景之書復經晉太醫王叔和撰次遺方唐開寶中節度使高繼沖編集進上雖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廣其法術雜於舊說亦有可取其閒或失仲景本義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況仲景之世四升乃咀湯劑有異今時之法故今人未知其然而妄謂時世之異以爲無用而多不習焉唯近世朱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論而兼諸書之說編集作活人書二十卷其門多其方眾其言直其類辨使後學者易爲尋檢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而其閒亦有未合聖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

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迺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之知認似作是以陽爲陰失其意也嗟夫醫之妙用尙在三墳觀夫後所著述者必欲利於後人非但矜衒而已皆仁人之心也非不肖者所敢當其聞互有得失者由于言本求其象象本求其意意必合其道故非聖人而道未全者或盡其善也鮮矣豈欲自涉非道而亂聖經以惑人志哉自古如祖聖伏羲畫卦非聖人孰能明其意二萬餘年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而周公述爻後五百餘年孔子以作十翼而易書方完然後易爲推究所習者眾而注說者多其間或所見不同而互有得失者未及於聖竊窺道教故也易教體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家要乎五運六氣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無相失蓋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而求其華實之茂者未之有也故經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仙經曰大道不可以籌算道不在

數故也可以籌算者天地之數也若得天地之數則大道在其中矣經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而終於九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又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又云至數之機迫迫而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又云治不法天之紀地之理則災害至矣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氣之興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由是觀之則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今詳內經素問雖已校正改誤音釋往往尚有失古聖之意者愚俗聞之未必不曰爾何人也敢言古昔聖賢之非嗟夫聖人之所爲自然合於規矩無不中其理者也雖有賢哲而不得自然之理亦豈能盡善而無失乎況經秦火之殘文世本稀少故自仲景之後有缺第七一卷天下至今無復得其本然雖存者布行於世後之傳寫鏤板重重差誤不可勝舉以其元奧而俗莫能明故雖舛訛而孰知之故近代敕勒孫奇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孫兆改誤其

序有言曰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若專執舊本以謂往古聖賢之書而不可改易者信則信矣終未免泥於一隅及夫唐王冰次註序云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備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習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一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爲一目或問答未已而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缺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爲坎篇隔虛實而爲逆從合經絡而爲要論節皮部而爲經絡退至道以先針如此之流不可勝數又曰其中簡脫文義斷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有所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詳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義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義理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先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刪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然則豈但僕之言哉設若後人或恕王冰林億之輩言舊有訛謬者弗去其

註而惟攻其經則未必易知而過其意也然而王冰之註善則善矣以其仁人之心而未備聖賢之意故其註或有失者也由是校正改誤者往往證當王冰之所失其閒不見其失而不以改證者不爲少矣雖稱校正改誤而或自失者亦多矣嗚呼不惟註未盡善而王冰遷移加減之經亦有臆說而不合古聖之意者也雖言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既傳於後卽世文皆爲墨字也凡所改易之閒或不中其理者使智哲以理推之終莫得其真意豈知未達真理而不識其僞所致也近世所傳之書若此說者多矣然而非其正理而求其真意者未之有也但略相肖而已雖今之經與註皆有舛訛比之舊者則亦易爲學矣若非全元起本及王冰次註則林億之輩未必知若是焉後之知者多因之也今非先賢之說者僕且無能知之蓋因諸舊說而方入其門耽翫既久而粗見得失然諸舊失而今有得者非謂僕之明也因諸舊說之所得者以意類推而得其真理自見其僞亦皆古先聖賢之道也僕豈生而

知之者哉夫別醫之得失者但以類推運氣造化之理而明可知矣觀夫世傳運氣之書多矣蓋舉大綱乃學之門戶皆歌頌鈴圖而已終未備其體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況非其人百未得於經之一二而妄撰運氣之書傳於世者是以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驗致使學人不知其美俾聖經妙典日遠日疏而習之者鮮矣悲夫世俗或以謂運氣無徵而爲惑人之妄說者或但言運氣爲大道元機若非生而知之則莫能學之者由是學者寡而知者鮮設有攻其本經而後有註說雕寫之誤也況乎造化元奧之理未有比物立象略得其意惜乎天下尙有未若僕之知者據乎所見而輒伸短識本乎三墳之聖經兼以眾賢之妙論編集運氣要妙之說十萬餘言九篇三卷勒成一部命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備見聖賢經之用矣然妙則妙矣以其妙道乃爲對病臨時處方之法猶恐後學未精貫者或難施用復宗仲景之書卒參聖賢之說推夫運氣造化自然之理以集傷寒雜病脈證方論之文一部三

卷十萬餘言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凡有世說之誤者詳以此證明之庶令學者真偽自分而易爲得用且運氣者得於道同蓋明大道之一也觀夫醫者唯以別陰陽虛實最爲樞要識病之法以其病氣歸於五運六氣之化明可見矣謹率經之所言二百餘字兼以語辭二百七十七言緒歸五運六氣而已大凡明病陰陽虛實無越此法雖已並載前之二帙復慮世俗多出妄說有違古聖之意今特舉二百七十七字獨爲二本名曰素問元機原病式遂以比物立象詳論天地運氣造化自然之理註二萬餘言仍以改證世俗謬說雖不備舉其誤其意足可明矣雖未備論諸疾以此推之則識病六氣陰陽虛實幾於備矣蓋求運氣言象之意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老子曰不出戶見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蓋由規矩而取方員也夫運氣

之道者猶諸此也嗟夫僕勉述其文者非但欲以美於己而非於人矜於名而苟於利也但貴學者易爲曉悟而行無枉錯耳如通舉內經運氣要旨論及醫方精要宣明論者欲令習者求其備也其閒或未臻其理者幸冀將來君子以改正焉但欲同以宣揚古聖之妙道而普救後人之生命爾

素問元機原病式

素問要旨論序

劉完素

天地之道生一氣而判清濁清者輕而上升爲天濁者重而下降爲地天爲陽地爲陰乃爲二儀陰陽之氣各分三品多寡不同故有三陰三陽之六氣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亦有三陽故天以各有三陰三陽總之以十二矣然天之陰陽者寒暑燥濕風火也地之陰陽者木火土金水火也金火不同其運是故五行彰矣然天地氣運升降不以陰陽相感化生萬物矣其在天則氣結成象以爲日月星辰也在地則氣化爲形以生人爲萬物也然人爲萬物之靈也非天垂象而莫能測矣其我機理歸自然

也其非聖意而宣悟元元之理故有祖聖伏羲占天望氣及視龍馬靈龜察其形象而密解元機無不符其天理乃以始爲文字畫卦造六甲歷紀命曰太始天元冊文垂示之於後人也以謂神農昭明其道乃始令人食穀以嘗百藥而制本草矣然後黃帝命其岐伯及鬼區臾以發明太古靈文宣陳造化之理論其疾苦以著內經焉凡此三皇三經命曰三墳通爲教之本始爲萬法宗源誠爲天之候也若論愈病疾濟苦保命防危非斯聖典則安得致之矣然經之所論元機奧妙旨趣幽深習者卒無所悟而悟得其意者鮮矣完素愚誠輒考聖經撮其樞要積而歲久集就斯文以分三卷敘爲九篇勒成一部乃號內經運氣要旨論爾乃以設圖彰奧綺貫紀偶襲句注辭而敷其言意或可類推者以例旁通例成而陳精粹之文詰訓難明者□□□□兼義釋字音以附之於後雖言辭鄙陋所乘從俗而庶覽者易爲悟古聖之妙道矣河閒劉守真謹序

素問要旨論

傷寒直格序

失名

習醫要用直格迺河間高尙先生劉守眞所述也守眞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比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痊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爲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尙失仲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誤羅橫天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眞曰先生之論如此何不闢此說以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反忍而無言何耶守眞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反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尙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坊劉生鋟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宵行冥冥迷不知徑忽遇明鑑巨火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言而聰明博雅君

子能於此者原始反終研精覃思則其所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傷寒直格

以上源列卷三十六

金文最卷十八